

# 普陀有渡 史浩的鸿爪留痕

□胡瑞琪

三月春光，柳花风淡，草长莺飞，正是踏青的好时节。绍兴十八年(1148年)的三月，史浩同他的好友鄱阳程休甫就走上了踏青的路。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普陀山。这个时候的史浩是余姚尉兼摄昌国盐监。昌国立县以后，因盐运的需要，设有专门的机构，称盐监，初始以西监为正监场，另有5个子场。其中距县东十三里的芦花盐监又称东监。作为整个昌国县盐场的主管，史浩对芦花盐监自是不陌生。从芦花到普陀山，隔山隔海，却也并不遥远。而这隔山隔海的中间，有一个小地方，那就是沈家门。自从徐兢等人出使高丽路过沈家门之后，沈家门这个地方就逐渐为外人所知。虽然仅仅只是个方寸之地，但是从这里越莲花洋到普陀山，却极为方便。所以史浩等人前往普陀山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沈家门。

但是按照史书的记载，那个时候的沈家门，应该还没有渡口。《宝庆四明志》，是宁波地区的一本地方志，初创于宋理宗宝庆二年(1226年)，成书的时候已经是绍定元年(1228年)。皇帝还是那个皇帝，但年号变了。这本书的第二十卷，是《昌国县志》。它在讲到津渡时，只有舟山渡、竿缆渡、金塘渡三处，直到元大德二年(1298年)冯福京等撰成《昌国州志》时，才出现了沈家门渡。让人有点搞不明白的是，如果没有渡口，史浩等人如何

从沈家门泛舟前往普陀山？可能的情况是那时的沈家门筑有埠头，这个埠头还达不到一个正式渡口的要求，所以也就不好说是渡口了。不过不管有没有渡口，史浩的的确确是从沈家门出发往普陀山了。他们去的时候，顺风顺水，因此舟船挂起风帆，很快就到了普陀山，然后就住在了宝陀禅寺。第二天早晨，两人前往潮音洞。这个地方，是观音显现最多的地方，传说很多。但是除了潮水澎湃，汹涌洞中之外，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于是两人回到宝陀禅寺，在吃了斋饭之后，同寺中长老澜公谈了一会佛事。大概是有点不甘心，下午三四时，史浩两人再次前往潮音洞。在洞外望来望去，只见累累乱石。就在准备离开时，有僧人往上指着说，岩顶有窠孔，可以往下看。于是两人攀援到了岩顶，这一望，顿时奇迹来了。大士“瑞相忽现，金色照耀，眉目了然”。尤其是史浩，他甚至看见大士“双齿洁白如玉”。两人开心得不得了，相继作礼而退。

这一晚上，有一身材高大的僧人(长身僧)来访，说史浩以后将官至太师。僧人说：“公是善终文潞公也。他日入相，主上欲用兵，须力谏之。后二十年当与公会于越。”说完之后，就离开了。这史浩一愣一愣的，有点搞不明白状况。文潞公是指北宋贤相文彦博，这个他自然是晓得的，

僧人竟然预言他以后能与文彦博有得一比？若说自己堪比文彦博也就罢了，皇上用兵又是怎么回事？他这么傻楞楞地站着，把自己搞得倒有点像那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了。(这件事，在余天锡《真隐旧游记》里，文彦博变成了寇准，而身材高大的“长身僧”则变成了“胡僧”，只是并没说到皇上用兵之事。余天锡文见元大德《昌国州志》。)

在普陀山，史浩待了数日，他还寻访了真歇旧迹，曾题写“真歇泉”篆书三字。这真歇，即南宋初期曹洞宗十世真歇清了。真歇在建炎二年(1128年)浮海普陀之后，筑庵于宝陀禅寺后山中，题匾“海岸孤绝处”。他在普陀讲禅，把普陀山上原来的渔户300余家请出了普陀山，从此普陀山就只有僧人了，真正成了“佛国净土”，因此被誉为普陀开宗第一代祖。史浩见到的泉水是当年真歇凿石凿出来的，后来的游客也还有能见到的，但史浩的题字却一直要到康熙年间才被白华庵的僧人发现。

宝陀禅寺的澜长老想维修禅寺，趁着史浩在，就和他商量，看如何能够通过化缘来与“四众道俗同结善缘”。史浩觉得吧，既要化缘，当然就要广而告之，让大家都知道这事，和尚上门化缘总会有人不信的，不如就写篇帖子，各个地方张贴，见着的人肯定就多了，传来传去的，效果肯定会

很好的，于是就欣然代作《代普陀山缘化起殿榜》一文。文中要远近道俗，同发善心，不问多寡，哪怕只有一文钱，也都是庄严功德，算是义务为普陀山做了一次广告宣传。

史浩此行普陀山之后，似乎从此再未踏足普陀山一步。但他此后官运亨通，真的像长身僧所说，做到了太师。而最为奇怪的是，后来朝中主战的张魏公张浚劝宋孝宗北征，史浩还真做了劝谏，但是宋孝宗没听史浩的，结果这次出征并没有张浚所想的顺利，反而是大败而归。连宋孝宗见到败归的张浚时都有些意外，说了句“此行甚快。”后人常因史浩这一次劝谏而把他列入投降派，说他是汉奸，却浑然忘了当初就是史浩四处奔走为岳飞平冤的。但史浩自己也没想起他的劝谏是多年前在普陀山就已经有了前因。他纯粹就是觉得天下大势南北鼎立已成定局，不应再妄起战端，徒使生灵涂炭而已。

后来史浩一度罢相，直到乾道初年，他重被起用做了绍兴知府时，有一道人自称养素先生，上门来找他，说是与他有旧。两人相见，史浩却并不认识这位养素道人，他正想问点啥，就听得到道人索要纸墨的声音，于是赶忙喊下属拿来纸笔，道人随即挥毫写上“黑头潞相重增万里风光，碧眼胡僧曾共一宵情话。”然后掷笔而出，不知去向。史浩看着纸上

这20个大字，蓦然想起当年在普陀山旧事，方才醒悟过来，当年的长身僧，今日的养素道人，其实都是观音大士的化身啊。

过了几年，史浩回到鄞县老家，自号真隐，过起了终老生活。闲下来之后，他在东湖“创月波山，放补陀岩，结洞室以安大士，奉德寿殿，书潮音洞以为额。”把个东湖搞成了一个普陀山。

民间传说史浩这么做，是因为他的老母。史浩老母洪氏笃信佛教，常去普陀山敬香礼佛。后来洪氏双目失明，仍不改渡海礼佛之初衷。史浩为避免母亲舟车劳顿，这才在东湖打造了这么个“小普陀”。等他老母亲想去普陀山时，他就把老母扶进船舱，在东钱湖中周游。到了夜晚，船工便按史浩编的话向老人说“船到招宝山了”“船过沈家门了”之类。这样在东湖上游荡了三天三夜，按时间算，也是到了普陀山的时候了，于是将船驶到月波山下，船工就高声说：“普陀山到了！”候在那里的和尚见大船靠岸，赶紧念经的念经，敲木鱼的敲木鱼，烧香的烧香，骗得史母确信到了普陀山。然后史浩便扶着老母，烧香拜佛，了其心愿。

但按《帝师丞相史浩》一书转《鄞东上水横街史氏支谱》记载，史浩的老母洪氏卒于乾道六年(1170年)，而史浩创月波山则是在乾道九年(1173年)以后。这个传说自

然也是无中生有的了，只是不知何人何时所传，说的倒是绘声绘色，让一般人皆深信不疑。

又过了许多年，史浩的儿子史弥远也做了宰相，他继承了父亲的志向，和普陀山也是缘分不浅，不仅在潮音洞凿石驾桥，使游客方便在潮音洞上观赏，还以朝廷名义赐钱万缗修缮宝陀禅寺因大风受损的圆通殿，此后在嘉定八年(1215年)更奏请皇上将普陀山正式列为观音供奉道场，与五台之文殊、峨眉之普贤共为天下三大道场，又将宝陀禅寺列入江南教院五山十刹之列。

从此，观音菩萨在普陀山的落脚有了官方正式的认可，而普陀山也因此正式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，史浩在普陀山的鸿爪留痕更被后人广泛流传，成为普陀山文化史的一大话题。

